

中华青少年
必读书库

影响 中国历史进程的

QINGSHAONIAN BIDU SHUKU

姚家余 ◎ 编著

100名人

吕望 姬旦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

100 人

—— 之二

吕 望
姬 旦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/思妃 主编. —长春: 吉林摄影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06-716-7

I. 影... II. 思... III. 文学—传记—历史人物
IV. 128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3919

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 100 人

作 者: 思 妃 主编

责任编辑: 单媛媛

责任校对: 单媛媛

装帧设计: 三味书香

出 版: 吉林摄影出版社 邮编: 130021
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
印 刷: 河北省徐水县精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大 32 开

字 数: 8566 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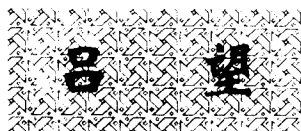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412

版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606-716-7/I·48

定 价: 988.00 元(全 50 册)



他七十余岁始娶了五十余岁的黄花女马氏。穷困潦倒时，虽胸怀大志但难忍马氏之讥讽！助周伐商，名传百代，这一切真实乎？

公元前 20 世纪左右，我国建立了商朝，“家天下”的传统日趋完备，可也历经了近千年的痛苦历程。初时，传位随便，有时兄传弟，有时父传子，结果，往往引起王族内争位的互相残杀。久而久之商统治者寻出一条解决途径：确立并传位于“嫡长”。当时国王的妻子分夫人、妃、嫔、七子、八子……等多级，夫人为原配（“皇帝”一称始于秦，“后”的一称始于战国），夫人为正配，生子为“嫡”，其余的生子为“庶”。“嫡出”又是长子，就成了当然的法定继承人，各级封国、封臣也相竞相效尤，且统称为“太子”（即“太子”的转音）。

商在为夏代下属方国时即屡屡迁徙，伐桀代夏一统华夏后仍是多次迁徙，自然庚后始定都于殷，故又称殷。到帝武丁时曾有一段“中兴”，到帝武乙时开始衰落，而且一代不如一代。本文故事是从帝乙时开始的，此时殷都朝歌，已具有了相当的城市规模。

北门外，北方郭墙边上搭设简隔却很

具新意的小草棚的门边，挑着一面呈长三角形的新粗葛布，有热气自门内逸出，或三五或一二人不时地出入，这是一处卖浆家。（说明：当时的“浆”，不是现代用豆粉煮制的豆浆，而是用谷物酿制的低度酒，因只用麴，不用麴，故味甘美而酒度甚低，是当时较普遍却很受欢迎的饮料。饮用时，可用按酒佐菜，亦可以不用，只空饮。《史记·信陵君列传》，所说的“薛公隐于卖浆家”，即指此。）

草屋内设木桌四五张，木凳十余条，背西朝东是一条粗木长几，几后立一大浆鼎，几上有一温浆的大盃，盃边散放着一些木爵、陶罍、角觚。

立于几后主持卖浆的是一老一少：老的葛巾粗衣，旧而不脏，补而不破，略呈灰黄的裳（今称裤子。古时上为衣，下为裳，合称衣裳）。附着一条浅黑色的腿饰（说明主人乃是炎帝地统——神农氏的后裔），这主人身材适中，虽不高大，却显得很有威仪；年及花甲，虽近老迈，却显得十分健旺；头髻光密，微有白丝，两鬓微



苍，双眉垂睑，短髭修髯，髻分三缕，根根见肉；宽长脸儿，庭阔阳充，高眉脊，微陷目，长圆大眼，开阖有神，瞬转生辉，内蕴深沉，外现慈和。虽略显消瘦，却有堂堂之概。那少的尚未束发，垂髫天真，只在十三四岁间，却是这老者的长子。

酒甘无深巷，主雅客来勤。何况，这浆寮地当出入要冲，酒浆甘美，主人更宜宾，逐日间，行来行去，煞是兴隆，仅常客即已不少，何况尚有那些途此口干与慕名而至者呢？

无论是新顾还是常客，主人总是那么谦和恭迎，有礼地辞送，不卑不亢，却显得格外地亲切，更何况主人博闻强记，远见卓识，多才多艺而又恭谨俭让，来此坐一坐，饮一饮，谈一谈也是一大快事。

许多人已恋此成癖，特别是那些虽已渐次降为庶人，却仍保持贵族姓氏微有薄产者与一些不得重任的士，也间或有得意的大夫，再加上百姓中的庶支子弟，已成了这浆寮的常客，以至有时某人持续几日不来，便会有人动问主人是何缘故，往

往使这小小的浆寮人满为患。人熟为宝，何况主人又那么平易近人，和蔼可亲，才高见广，慷慨通达呢？是以，那些常客们便几乎以此为别室了。

对于主人，有的称其为吕爷，有的称其为吕兄，有的称其为子牙公，却均含敬亲之味。因而，这浆寮虽小，虽不显眼，却成了都城朝歌及周郊中下等阶层的聚谈之所，上至朝政，下至家事，远至尧、舜、禹、汤，近至卿士庶隶，无所不可闻。每每发生争执，便请平于主人。主人总是微笑着，或含蓄，或直白，或引论，或譬喻，既准确又得体地予以开说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已成了学馆之师。这主人就是周初姜姓部族长。姓吕，字望，一说为子牙的姜太公。

这日，时光尚早，便已有七八个常客，或据案而坐，或傍几而立在品浆闲谈了。

一个四十余岁，裹青帻，著葛衣的状如庶人的汉子，倚近几前，啜了一口浆，向主人道：

“吕兄，劣弟已是屡次进言了，这浆寮



就不能扩大一些吗？”

主人吕公目含笑意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又复审视了一番寮内的客人，方向那问话的人道：

“辛老弟的一番好意，愚兄早已心领。倘国治民安，殷商又向尚商贾，扩大浆寮，不惟众家兄弟与四方来客得以方便，便于愚兄的经纪也大有裨益，何乐而不为？只是，殷商自高宗驾崩后日趋衰微，君权旁落于谄谀之人，辛老弟难道忘了是那家大夫掌管着这商贾与城守吗？”

“辛老弟”听了，面呈恍然之状，连连点头，道：

“吕兄虑得极得！虑得极是！”

一个踞案而饮的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插话道：

“不就是那个飞廉么？哼！他姓嬴的如今攀上了高枝，当上了司工宰佐，便神气得上了天！三年前，他还不过是家父手下的一个小臣罢了，谁耐烦理他！”

那被主人叫做“辛老弟”的中年人，也是百姓出身，是汤时重臣咎单的后人，

因已是几代庶支；自其曾祖封在辛地后，其祖便已为庶出。无封无袭，只凭一点祖业维持着百姓的身份，他却是其父的嫡长子，故以“甲”为名，唤做辛甲。

那插话的年轻人来头却不小，乃是尧舜时因治水不力被舜处死的“鲧”的后代，是大禹的庶弟的苗裔。鲧的封地在“崇”（今河南嵩县北），夏代为有崇氏，仍以姒为姓。汤代桀灭夏后，封夏后代守夏墟安邑，后移至渭水边，亦称“崇”。因而，到了商代，这两“崇”都是鲧的后代封他，东崇为庶，西崇乃大禹之嫡。这年轻人的七世祖曾封在东崇内的边地，故姓边，其父边申现为殷帝乙的“小众人臣”（主管农业奴众的官）。他则叫边冲，是嫡长子，有世袭权的。只是，此子性直好学，又恶恶善善，故经半年多的往来，已成了浆寮不避嫌的常客。

当下，辛甲对边冲说道：

“话不是这等说。那飞廉虽曾在令尊手下当过小臣，可如今权位已在令尊之上了。何况又甚善逢迎，深得帝宠，怎还将令尊



放在眼里？去与他计较，岂不是自讨其辱？”

边冲仍忿忿地道：

“不去计较也罢了。与吕爷的浆寮又有何干？”

辛甲仍耐心地说道：

“这位司工宰佐大人哪一天不在想法讨好今帝？这浆寮一旦扩大，必引起其嫌猜，敲剥自不必说了，咱们再这般放纵而谈，早晚还不强加个“聚众不轨”的罪而大张其罚以取悦于今帝？是欲求小，欲求此安逸之所，犹不可得了！”

边冲听了，忿忿地顿了一下浆爵，“哼”了一声，便不再言语了。余人也各面有愠色，却显然皆以辛甲说得有理。辛甲正欲再次开口，忽见寮外闯进一个小臣打扮的人，进寮来略一审视，便大声道：

“听者：王子受已率兵凯旋，午刻可望抵都。一体军民务于午刻前往北郊高埠相迎！”

显然，这小臣也与这浆寮不为陌生，正事一经完毕，便趋至几前，向主人讨了

一觚浆立饮。辛甲就便问道：

“王子受真个凯旋了？几时得报的？”

小臣边饮边道：

“是早两刻，飞骑来报的，说车师已离都城不足三十里了。举朝上下甚是欢悦，今帝立命大尹商容召集君臣以备迎礼，少师子疵已率乐工早一步前往为备，并集柴于北郊高埠，传命都内外为备——嗨，王子受果然威武非凡哪！”

主人吕公道：

“是呀，这王子受资辨捷疾，闻声见敏，才力过人，实是难得！——可听说了此番征战鬼方的详情了吗？”

小臣眉飞色舞地夸赞道：

“王子受还了得！听行期归来的卿士们说，王子受一到鬼方，便首先申明大义，勒兵旬日不战，奢鬼方君臣民众自省自议，晓以利害。

“旬日后，方约明正大地交兵。王子受率先执锐，仅以七乘战车七驰七返，纵横捭阖，便将鬼方的四十余乘的车阵冲乱，击杀数十，而七乘王军无一被伤，正当鬼



方之侯续驱后援而至时，王子受又麾动左右两翼预备车师，齐出钳制，恰到好处地截鬼方为数段，分而歼之。待其堪堪殆败，王子受却传命效烈祖成汤，网开三面，纵其逃生。鬼方之众得此生机，全无斗志，三面乱窜，仅有四五乘战车，保其君侯，落荒而走，却慌不择路，跑进了荒山，山道陡险，车不得转毂，被王子受驱兵合围，成了瓮中之鳖。王子受却不即歼，仍晓以大义。鬼方君侯情甘纳降。偏在此刻，惊起荒山中的一头猛虎，困极发威，向人猛扑，当即毙了殷卒与鬼方卒各一。王子受见状高呼：

“‘与我闪开，我来毙这畜牲!’”

说完，便跳下战车，纵步向那猛虎迎去，一边向鬼方君侯喊道：

“‘我不用戈戟，只凭一双手来毙此虎，好教你见识见识上国之威!’”

“说话间，已与猛虎格斗了起来。山林崖穴之间，王子受轻灵地窜纵跳跃，一胜于猛虎。三卷两脚间已将猛虎打伤，继而格住猛虎的颈项，几搏间，便将猛虎击杀，

只惊得鬼方君侯目瞪口呆，张开嘴来合不拢。半晌，方下车伏拜，甘愿纳降称臣，以嫡子为质。王子受将那张虎皮留赠鬼方，全胜而归！”（《史记》说“手格猛兽”、“倒曳九牛”。）

小臣讲得有声有色，众人听得出神。待其讲完方响起一片赞誉之声，赞声一顿，边冲率先道：

“好！好！看来王子受果真大有高宗之风啊！”

卒甲应声道：

“看来殷商的中兴实是有望了！”

边冲似感不足地道：

“只是，这鬼方甚为可恶，屡屡侵害我边民，赶尽杀绝，岂不痛快，留下来早晚为患！”

主人吕公微笑道：

“老弟，这可是你年轻气盛，有失远虑之说了！”

边冲恭谨地起身，道：

“愿承吕爷之教！”

吕公郑重道：



“鬼方远在北鄙，自成一系，以高宗之明，傅说之贤，犹用三年之征，才得臣服，近世复叛。杀，岂能杀尽？且多杀不仁，丧德，鬼方之民何罪？杀不胜杀，而仇愈深，将何以持国？故，征不在屠，而在服，王子受威之以浩浩之大国武功，示之以荡荡之烈祖汤恩，是恩威并施以服其心，再留虎皮以警之，入质嫡子以约之，得其臣服，不为害边民，实上上之术也！大而为国，如小而治家，岂能因兄弟劣顽便逞一时之忿而诛绝之？”

边冲等人点头称是。

北郊的高埠上，鞀鼓嘐嘐，镛钟啾啾，弦管攸攸，角磬铿铿，大柴高起，众舞群歌。在盛大的迎接仪式下，一大队车马由北整然有序、不疾不徐地驰来，旌旗招展，鲜明耀目，数十乘车鲜马骏的战车，上千名盔明甲亮的士卒，陈列端肃，部伍严整。轻快、凌厉地驰来。

旌旗影里，一乘华贵的大戎车上，居中挺立着一位甲冑鲜明的威武大将，左秉包铁黄钺，右执粗柄大戟，看年纪三十左

右，膀阔腰圆，英伟挺拔，周身煊示着勇武。兜鍪之下，两条浓浓的重眉，一双炯炯的大眼，笼聚着威严，闪射着智慧，方面广颐，直鼻阔口，上唇微翘，下颏略收，洁洁无须，浓浓有鬓，目有得色，嘴角微披，这就是率师北征鬼方而凯旋归来的王子受。

归师愈近，乐声更高，歌声更响，狂舞更劲。辛甲向身边的吕公欣慰地说：

“王子受实是不凡，看来这帝位的继承，更是非他莫属了！”

正在凝目观望，注视王子受那目光中隐含的自得与微披嘴角的吕公，听了辛甲的话，略一沉吟，小声，但十分清晰地说：

“愈是英武辨捷之君，一旦骄暴起来，才更为堪忧哇！”

可谓是语重心长，殷忧内蕴。

果然，商帝乙当年“驾崩”，临崩决定以王子受承帝位。

商自汤统一全国，几传之后，便出现了因帝君闇弱而衰微情形。几经衰微，至



十一帝中丁后，只好靠屡次迁都来求得平衡，但又因为屡屡频迁，引起很大的民怨，所谓“荡析离居，罔有定极”（见《尚书·商书·盘庚下》）盘庚之迁受到了很大的阻力，费了许多口舌，甚至威之以重刑，才得迁往北蒙（即殷，今河南安阳西北）。也许是再迁更难，也许是殷地更为适宜，自此一至亡国共二百七十三年没有再迁，因此，这以后的商又叫殷，也往往殷商并称。

盘庚为帝的几十年，殷得复兴，及至盘庚死，其弟小辛即位后又再衰败，直到二十三帝武丁时，才得复兴。

武丁曾为劳役，深体下情，又能不计世官惯例，起用有真才实学的罪人傅说，国得大治，在位五十九年，颇有建树，力排外患，特别是将经常侵扰北境的三个游牧部族：舌方、鬼方、土方一一征服，并安定了羌方，疆域扩至最大，直接统治的区域，已包括：河南北部、河北南部、山东西部、山西南部。归附臣服与各下属方国的疆域更是已经出现了东到大海，东北